



疫情爆发后,全国各地许多劳模率先垂范,坚守岗位,活跃在防控疫情第一线——

# 抗疫中的劳模群像

## 阅读提示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全国各级劳动模范中,有一线医务人员,也有坚守在普通岗位的海岛医生、村医、公交司机、社区干部……就像以往面对任何困难一样,他们主动坚守岗位,率先垂范并随时随地往前冲。正像全国劳模林丽钦所说,“无论要走多远的路,要爬多少的坡,作为劳模,使命必达。”

本报记者 李润剑  
本报通讯员 张实践 李亮

## 海岛上用水银温度计的“防疫120”

6时,福建省福清市吉岛的天还没亮,王锦萍就开始了一天的工作。她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也是岛上唯一的医生,34年来她和她的药箱就是岛民的“海岛120”。

“我和孙子已经一年多没见面了。”本想趁着春节和家人团圆,但为了防控疫情,除夕当天王锦萍还是背着药箱回到吉岛,她24小时在岗,保障着近600名岛民的健康和安全。

6时38分,王锦萍的热线响起,“王医生,有船上岛了。”放下电话,穿上一件绿色的防风大衣,戴上口罩和药箱,王锦萍撑着伞就往码头赶。岛上的风大,也没有路灯,清晨的雨水伴着风砸在她脸上。

进岛的是一船蔬菜和物资,因地处偏远,吉岛上的物资匮乏,岛民的生活必须品全部靠船运输。上岛的所有物资、人员都必须要经过王锦萍和村委会在码头设置的疫情防控检查,一张长条桌、一条横幅,这就是这个检查点上的全部装备。

这次跟船上岛的一共4个人,都是岛上的居民。王锦萍从药箱里掏出了水银温度计要给他们一一测体温,每个人测量5分钟,一班船的提问检测就花了她快半个小时。“不是没想过用电子体温计,可岛上没有。”

做完疫情排查,已是7时20分,王锦萍拎起药箱就往村里赶。春节期间,她依然坚持上门给岛上独居老人们看病。82岁的张玉兰,常年被风湿困扰,见到王锦萍就说:“没有你,我要怎么活!”

## 大山里的“口罩医生”

云雾缭绕,越过数重山,拐了百余个弯,

终于到达距离闽清城关近60公里、海拔800多米的闽清县上莲乡后佳卫生院,见到了卫生院里唯一的乡村医生——全国劳模林丽钦。

从1月23日开始,林丽钦就取消了春节休假,连续工作了10多天。急诊门上贴着的A4纸打印的公告写着:有事,请呼我。

每天从早到晚,忙着疫情防控、组织配合卫生消杀、为进出人员测量体温、关注密切接触人员预诊分检、对疑似病例排查……林丽钦的午饭经常是用一碗泡面来解决。

“我的手机号居民都知道,现在也成了‘热线’,有啥事都跟我联系,大家才放心。”林丽钦说,她常常白天忙得手机一天充3次电,晚上回到宿舍还要抱着手机“云办公”,每天定时上报防控情况,忙到凌晨才能睡下。

因为地处山村,物资匮乏,林丽钦身上的口罩都是年前从镇上领到的,一共40个,为了给村民们匀一点口罩用,她把平日常每天3个口罩的消耗量减到了1个,中午拿酒精和消毒水消毒,反复使用。

采访当日,记者跟随林丽钦走进田垄里,到66岁的高血压患者池明和家,为他测量血压,建立健康档案,并普及一些防疫的基本知识。山路颠簸,一走就是5公里。林丽钦说:“无论要走多远的路,要爬多少的坡,作为劳模,使命必达。”

本报记者 方大丰  
本报通讯员 周婷

## “有问题随时找我”

2月3日早上不到8时,长沙市芙蓉区荷花园街道的“朝辉劳模创新工作室”里,9位网增长已经到齐,每个人都戴着口罩。

“从大年三十辖区防疫工作开展至今,我们已经坚守了10天,大家都非常辛苦!但目前形势依然严峻,务工人员开始陆续返回长沙,容不得我们有一丝毫松懈。现在我们来梳理一下昨天排查的要点,布置一下今天的工作重点。”哑着嗓子说话的人是刘朝辉。

刘朝辉是全国劳模、长沙市荷花园街道政协联络处主任兼恒达社区党委第一书记。

“我的手机24小时开机,有问题随时找我。”询问大家还有没有疑问之后,刘朝辉说。这样的开场白,在这个特别的春节,已经变成刘朝辉的日常。

1月24日,原本在广州过年的刘朝辉接到通知:社区疫情防控工作全面启动。大年初一,她和丈夫驱车7小时赶回长沙,家都没回就直接上岗。

“我们负责的片区一共有3165户、1.6万居民,共分成9个网格。现在,每个网格配有



2月6日,北京大学国际医院的付雪莹与丈夫张立朋手拉手告别。当日,北京大学国际医院支援湖北抗疫医疗队出征。很快,张立朋也将前往抗“疫”一线。 新华社记者 张玉薇 摄



2月6日,安保人员为进出社区人员测体温。疫情发生以来,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小营街道小营巷社区的工作人员一直坚守岗位,默默守护社区。 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 摄



2月6日,海南澄迈欣龙控股公司工人在熔喷无纺布车间裁切生产出的过滤无纺布。为助力抗疫,工厂24小时运转,工人没有休息,保障对口罩原材料的供给。 新华社发(蒲晓旭 摄)

河南省首批支援疫区医疗队队员心中最美的音符——

# 感控专家万妈妈的“大嗓门”

## 阅读提示

保护医护人员的安全和生命是感染控制工作的核心。每次值班,万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根据严格的标准检查这些防护物资,看看哪些能用、哪些不能用,她检查得细致到了极点,能穿、不能穿,都逃不过她的“法眼”。

本报记者 余嘉熙  
本报通讯员 董君亚 马珂

“快洗手,接触患者的物品后必须手消毒!”

“哎,不行,护目镜没有戴好,额头还在外面露着”

“不对,先脱手套,手消毒以后再脱护目镜”

……

对于河南省首批支援湖北应对疫情医疗队的医护人员来说,这一声声焦急又贴心的催促,是他们一天当中听到的最悦耳的“音符”。

这“音符”来自于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的万琳,在他们心中,这个岁数与他们妈妈差不多的女医生,在这趟紧急救援行动中,就像亲人一般,给予他们最贴心的照顾与叮咛。

从事感染防控工作已经17年的万琳,在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这支援助队伍中,是资格和年龄最老的一个,也是一名感控专家。

感控,这个流行病学名词,很多人听起来都会感到陌生。感染控制,对一所医院来讲,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防止患者在医院治疗期间发生交叉感染,一是防止医

人员在工作中被感染。对新型肺炎疫情的防控,感控专家肩负的责任重大。

在武汉第四医院,由于防护用品短缺,使用的防护用品来自于不同渠道,颜色、型号都不同,在功能上也有差异,甚至连适用环境都不同。

每次值班,万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根据严格的标准检查这些防护物资,看看哪些能用、哪些不能用,她细致到了极点,能穿、不能穿,都逃不过她的“法眼”。

队友们进入隔离区前,都要身着防护服,再戴上防护眼镜,这些准备工作所有人都演练了无数次,但每次进入之前,万琳都会一个一个地检查他们的穿着,看他们哪个防护没有到位,有没有露出皮肤,一个一个过关后,万琳才会放他们进去。

不过,让万琳最紧张最焦虑的时刻,是医护人员出隔离区的时候。队员们必须独自一人在出隔离病区的房间,把防护用品按

顺序脱下,稍有操作不对,就会污染。

这个时候,万琳会透过玻璃窗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紧盯着队友脱防护服,一看到他们操作稍有不对的苗头,她都会紧张地把嗓门扯到最大,对着他们喊,让他们赶紧纠正错误。

这个时候,年轻队友们总是格外地踏实心安。他们知道,他们最亲爱的万妈妈一直在守护着他们的安全。

2月7日,在河南首批援鄂医疗队收治的病人当中,有5名患者治愈出院。

听到消息,万琳说,自己高兴到流泪了。在她眼里,医疗队里和她一起前来支援的“80后”“90后”医护很有担当和勇气,经过这些天的磨合,既是她的战友,也像她的亲人,她要保证每一个“零感染”,支持他们去救治更多的病患,然后等疫情消除,一起平安回家。

这是大家的心愿,更是她的工作目标。

本报记者 钱培坚  
本报通讯员 赵金爱

李朋朋,阳光帅气的小伙是1993年出生的,从事高铁防疫消毒工作。

2月2日10时50分,在虹桥库内检修所,李朋朋和他的作业小组刚完成一趟车体的消毒任务,正准备转线去下一趟车体。

为了达到既消毒又不腐蚀车体,他们的消毒采用小喷壶按部位喷洒药剂再用抹布抹擦的方式。“不同的部位用不同的颜色抹布抹擦,比如,卫生间坐便器用红色抹布抹擦消毒,卫生间的墙面、扶手用绿色抹布抹擦,车厢内的部位用蓝色抹布抹擦。”李朋朋指着不同颜色的抹布说。

开门,上车。“我和董国生负责1号车厢,周三英和陈玉梅负责2号车厢,我们按照进车厢的顺序,从上到下同步往前推进,不漏掉一个环节。”李朋朋对这趟车体消毒作业分工进行布置以后,4人就开始各自作业。从两边门口的扶手、板壁、电水壶等旅客可能接触到的地方到洗脸间、厕所、垃圾箱板壁,再到车厢内部。“行李架、小桌板、座椅扶手以及窗台都是旅客接触最频繁的部位,也是车厢里消毒的重点部位。”李朋朋边干边说。

等他们把这趟车体全部消毒完,时间已经是11时30分了,衣着单薄的他们额头上都有了汗珠。“穿上这防护服带上橡胶手套和防护口罩,感觉很闷,很不舒服,而且时间也很紧,一趟车体消毒下来相当于一场战役。”李朋朋说,为了节省时间,他们10个小时只喝一次水。

今天他们要完成15组车体的防疫消毒任务才能下班。据上海华铁旅客服务公司虹桥库内项目部经理祁苏兰介绍,虹桥动车库每天需要防疫消毒的动车组有90组左右,其中白天有30组左右,夜间有60组左右,每天从事防疫消毒的工作人员有26人。

## 防控一线的喷药师

本报记者 邢生祥  
本报通讯员 王颖 闫龙伟

十几公斤的喷雾器紧贴着脊背,一只手托着注入消毒液的软管,另一只手在起压杆上机械地不停摆动着……郑永顺的工作需要耐心、责任。

50岁的郑永顺本是黄河水电公司一名维检工人。自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他主动请缨负责黄河新能源分公司1.4万平方米的消毒工作。

防护服、白手套、口罩、喷雾器是他工作的“法宝”。十几天来,郑永顺忙碌的身影从来没有消停,两点一线,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喷药消毒。

“我的职责就是保障员工的安全健康。”郑永顺说。自1月27日开始,郑永顺便开始了他每天反反复复的消毒工作。厂区办公楼、职工楼、公寓楼消毒一次至少需要3~4个小时。一趟下来,他才能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临时休息处短暂间休。

郑永顺说,消毒喷药可不是轻松的活儿,一天下来15公斤重的喷雾桶无法离身。

长时间与消毒液为伍,即使隔着厚厚的口罩,也难以抵挡消毒液汽化后的渗透,刺激的气味常常令郑永顺咽喉干涩,甚至脸颊也出现斑斑点点被侵蚀的痕迹。

每次脱下防护服时,他的头发已经被汗水粘成一片,头顶冒着一股潮湿的热气。

同事们看在眼里,记在心上,知道郑永顺是个倔强的“榆木疙瘩”,认定的事一定要做好做到底。

春节期间,他放弃了休息。“现在正是疫情防控最紧张的时候,企业消毒的事儿万万不能耽搁。”郑永顺说。

时下,正是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每天,郑永顺身着防护服,戴着口罩,背负喷雾桶,反复在企业各个车间班组的重点区域喷洒着消毒液……